

听美学者谈半岛政策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 王俊生

2017年10月20日到2018年4月20日，笔者受社科院派遣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做访问学者，期间与美国学界研究半岛问题的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笔者刚到美国时，美朝关系处于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谷，当笔者离开时，美朝正积极筹备第一次“金特会”。这段时间可谓半岛局势的巨大转折期，而美国智库界所表达的观点和主张，对眼下甚至未来看他们的“朝鲜观”及美国的半岛政策依然很有意义。

拒绝默认朝鲜为拥核国

笔者到美国后没几天，就跟美国外交学会美韩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斯科特·斯奈德进行座谈，他的观点很明确：美国坚决不能默认朝鲜为核武国家，因为朝鲜不同于中国、俄罗斯等国。

这其实是美国各界难以接受朝鲜为拥核国的最大担心。也就是说，美国对朝鲜政权性质的质疑是根深蒂固的。对此，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也有过类似表述——“传统的威慑理论不适合朝鲜”。

大概一个月后，笔者与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主任邓马克座谈，后者也认为，一旦默认朝鲜为拥核国，朝鲜极可能对外更有恃无恐或具有挑衅性。

还有美国学者担忧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会“逼迫”美国终止与韩国和日本的盟友关系。2018年2月16日，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车维德撰文称，“如果朝鲜以威胁攻打洛杉矶的方式逼迫美国放弃首尔，美国极有可能放弃首尔”。反过来，这自然也是日本与韩国最为担心的。同年3月，在笔者参加的一次研讨会上，时任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董云裳非常肯定地强调朝鲜无核化是美国唯一可接受的结果。

2017年11月底，朝鲜成功试射“火星-15”导弹，射程可覆盖美国东部。但美国智库界普遍认为朝鲜的洲际导弹距离实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对笔者所说，很多指标看起来不错，但还有不少技术问题没解决，技术成熟还需两到三年时间。

尽管如此，这使得美国各界在解决朝核问题的紧迫性上达成一致。斯奈德表示，奥巴马时期觉得朝核问题的解决时间在美国一边，但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明确得出结论：时间不在美国一边。

对朝外交转向有预期

尽管特朗普曾多次暗示必要时可能采取武力方式解决半岛核问题，但美国智库界的主流意见比较一致——不希望以武力解决。笔者多次和CSIS的葛来仪座谈，她就持类似观点。葛来仪认为，美国不掌握朝鲜核武器藏在何处，武力打击必然招致朝鲜报复。她同时称，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就对朝动武划红线。葛来仪实际上暗示特朗普政府的思路是力争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实际上，对于朝鲜转向外交对话，美国智库学者早有预期。2017年12月1日，CSIS太平洋论坛主席科萨认为，朝鲜通过宣布成功试射能覆盖美国全境的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5”），是在告诉美国“现在是谈判的时候了”。第二天，笔者和布鲁金斯学会的凯瑟琳座谈，她也重点提到这点，并认为美国在2017年11月20日把朝鲜列入“支恐国家”名单也是一个策略。因为一旦展开对话，朝鲜对美要求必然非常高，美国也须准备相应筹码。

那段时间，笔者多次同“北纬38度”网站执行主编詹妮·唐座谈，她参与同朝鲜的二轨对话已有多年。她认为只要美国答应朝鲜安全诉求，朝鲜可讨论长期无核化问题，甚至连宪法中所谓“核国家”措辞都可修改。今天来看，这些判断可谓有先见之明。

因此，当去年3月“金特会”要举行的消息传出后，美国智库界普遍支持。几天后，笔者参

加“中美 1.5 轨道有关朝鲜半岛的对话”,与会美官员和学者普遍认为举行美朝首脑会晤是积极的。普遍认同“极限施压”

不同于特朗普上台后内政外交上很多政策引发争议,其对朝“极限施压”政策在美智库界获得较高认同。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克罗宁从 5 个方面论证特朗普的对朝政策,认为“极限施压是非常可靠的政策”。传统基金会的布鲁斯·克林纳也表示,“特朗普政府应持续推进‘极限施压’政策。”

这背后是美国政府的基本逻辑。多次与笔者座谈的大西洋理事会学者马修·克罗宁说:“特朗普政府看到了朝鲜不放弃核武器的原因,即它视核武器为政权安全的基础,因此想通过严厉施压告诉朝鲜拥有核武器会更不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在半岛问题上,中美合作非常重要,美国学者对此有一定共识。在一次座谈中,布鲁金斯学会的凯瑟琳对笔者说,美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解决朝核问题上中国已尽力。笔者在拜访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时,他明确表示,中美应就半岛问题深入讨论,以便达成一个一揽子方案。大西洋理事会的曼宁也给出类似建议。

在美国的半岛政策上,美国智库学者是重要的影响力量。这既是美国的决策体系特点造成的,也因为这些智库学者是引领美国国内有关朝鲜问题的舆论的主要力量。